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战斗文化

□ 张 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战斗文化创立和初步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战斗文化，虽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但却区别于中国封建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战斗文化。

“弃黑旗、打红旗”，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战斗

在战争中，旗帜就是方向，看到自己军队的旗帜就会充满力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我军在创建之初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发动的南昌起义。这是因为，当时参加起义的队伍，几乎全是国民党的队伍，如果立即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可能会在一些对时局并不十分清楚的中下级军官士兵中造成思想波动。因此，南昌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在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去作战，妨碍了党的革命理论在部队官兵中的传播，妨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斗文化的形成。“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是红旗，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所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一开始就举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红旗。当时组织的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有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在旗面的右侧与旗杆相连的白色旗裤上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军创立后的第一面军旗。秋收起义后，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要求“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不同的工农革命军”。于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的各地武装暴动，都公开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

旗帜。至此，红军官兵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红旗下，为了完成党赋予的任务而战斗了。

“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明确地告诉官兵，红军是为了解放所有穷苦老百姓而打仗，也就是说，官兵们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战斗，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阶级而战斗。192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因为土地是当时农民最大的利益，许多农民一辈子或者几辈子都没有拥有过土地，一旦获得土地，为了保护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跟敌人拼命。

聂荣臻元帅在回顾和总结他在中央根据地的经验时，谈了七条体会，其中第一条就是“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充满深情地谈道：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有深切体会。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确实如此，当每一名红军官兵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为了养活地主而劳作、不再是为了供养资本家而工作、不再是为了保卫封建官僚而卖命，而是真正地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的整个阶级而战的时候，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拿起枪投入到战斗中。

“宣传队、播种机”，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能打倒敌人

我军从建军之始，就紧紧地把军队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认为作战只是红军的其中一项任务，红军决不仅仅是“战斗队”，而且应该是能够有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的“宣传队”。这也是我军的战斗文化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国民党军队奉行的是单纯

军事观点，习惯于仅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作战问题。对于他们来讲，军队是军队，老百姓是老百姓，这是“两家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军队和老百姓看成是“一家人”，反对单纯的军事路线，强调要把作战和宣传群众结合起来才能打胜仗。1928年10月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根据决议精神，1932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分别成立战士剧社、战斗剧社、新剧团（后称前进剧团），创作并演出革命文艺节目。战士们“一路行军，一路歌声”，官兵创作了《行军歌》《纪律歌》《瓦解敌军歌》等战斗歌曲，虽然内容简单，但符合我军当时的作战形势，符合我军作战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收到了明显的实效。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的《红炉》等等，把党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及时传达给广大指战员。



军队建设

“野菜和水煮”，在红军面前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期在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围剿”之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分布在各地域的红军部队艰苦奋斗，长期战斗在分散偏僻的农村山区，指战员敢于面对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红军战士们为革命勇于吃苦，以苦为荣，用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集体智慧，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1937年10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时写道：“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长征时期，红军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离开了亲如家人的苏区百姓，在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广大地域“左冲右突”，其艰苦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红军战士前进的步伐。极端的艰苦，使红军指战员锻炼得无比坚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同样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如1936年夏天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道的那样：“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

多域战：美军谋划联合作战新棋局

日前，美国军火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多域战”概念的作战推演，旨在研究如何跨作战域提高美国空军、航天和网络领域的指挥控制和协同作战能力。从美国陆军积极投身“多域战”概念的研究和探讨，到美军各军兵种的强势介入，可以看出美军正在联合作战领域谋划一盘新棋局。

□ 马建光 张乃千

“多域战”是美军继“空海一体战”概念后，用来对付所谓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又一次“理论创新”。这种汇聚了海上海下、陆地空中、网络电磁以及太空作战域的战场数据快速分析和诸兵种协同的作战理论，已经得到了美军的高度关注。

美军又在下什么棋

作为美国重要的军火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显然敏锐地嗅到了“多域战”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为充分配合美国空军搜集并汇集来自海洋、陆地和空天的信息，经过分析处理后，决定采用的机器和人的最佳优化方式对目标进行攻击的多域战作战理念，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此次推演活动中拿出了包括战略可视化工具“展览室”、智能空间系统、空军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战区作战管理核心系统以及空中任务命令管理系统等诸多适应多域战的作战系统。

其实，“多域战”的作战概念最早由美国陆军热捧而出，尤其是自2016年以来，多域战已经成为美国陆军研究和探讨的热点。2016年11月11日，“多域战”概念正式列入新颁布的美国陆军条令出版物《作战》之中。作为美国陆军两大基础性条令之一，《作战》条令是美国陆军确立战术和发展技术的纲领性文件。此次“多域战”写入“作战宪法”，折射出美陆军

乃至美军联合作战思想的重大转变，尤其是美国陆军在未来势必寻求到超越传统地面战的作战新模式。

“多域战”事实上是美国陆军用来对付所谓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作战新概念，其核心就是美国陆军拥有灵活的力量编成，能够将作战力量从传统的陆地和近空拓展到海洋、太空、网络和电磁频谱等作战域，获取并维持全部作战域优势并控制和支援联合部队的行动。其初步目标是实现美国陆军作战域的能力提升，最终目标就是为了全面联合美军各军兵种，充分拓展美国陆军在联合作战中的生存空间，实现全作战空间域内火力和机动能力的同步协调与联动。

“多域战”概念对美国陆军的意义显然有目共睹。目前，美军高层已达成共识，在多域战场作战并取得胜利必须成为美军发展的重点，美国陆军也将为“多域战”概念提供资金支持，发展与其相匹配的新型能力。例如，美国陆军计划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欧洲司令部开展联合军演，而美国陆军的“远程精确火力”项目也有望快速形成装备列装，成为支撑美国陆军“多域战”概念的主要火力装备之一。

联合作战如何与时俱进

历史上，美军一直高度重视联合作战。海湾战争时期，美军的联合作战呈现出典型的协同式特征，主要依靠战区牵

引、军种分头实施的方式进行。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军战区一级指挥结构进一步突破了军种藩篱，开始统筹组织、规划所有参战力量的作战运用，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多域战”概念的牵引下，美军将打破传统的以军种为核心的作战边界，要求联合作战力量能够同步协调行动，综合运用各种作战能力实现全面的军种能力整合，利用稍纵即逝的战机进一步削弱对手在多个作战域的作战能力。例如，未来的防空能力可能来自潜艇，反舰巡航导弹可能来自地面陆军，陆军甚至可以发射岸基巡航导弹夺取制海权，诸如此类的各军种“跨界”作战，将是未来美军“多域战”的作战新模式。

这也难怪，“多域战”一经由美国陆军提出，其他军种就积极涌入，因为它已经不再是美国陆军挽回颓势的一招“妙棋”，更代表着美军联合作战的未来。毕竟，要想在未来战争有效生存并继续维持战场优势，美军必须重新审视所有作战域，寻求综合运用各种设施与能力进行跨领域作战的能力。美国空军已经开始筹划“多域指挥与控制”计划，重点寻求构建以其现有的“联合空战中心”为基础，协调美军各军种及盟军的指挥机关。美国海军陆战队则强调“全域合成兵种”中“人作战域”的重要性，力图构建“海—陆—空—海”的跨域协同作战圈。相比之下，美国海军由于早已涉足诸多作战领域，显得有些闲庭信步，主要强调其在“恢复美军电子战能力并将其与网络战相关联”方面发挥的领军作用。

协同下棋才是关键

尽管“多域战”被视为今后联合作战的重要发展方向，美军也开始尝试使用此概念来发展功能性概念，但现在就盖棺定论仍显得为时尚早。目前，“多域战”概念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尽管美国陆军已经积极通过多种措施推动其在陆军内部及

国防部的发展，但仍需要进行大量关于协作的讨论。

毕竟，要想让其他军种真心实意地加入到陆军主导的“多域战”概念中绝非易事。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结束，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从战场上撤回，美国国防部的资金和政策不可避免的向着海空军倾斜，尤其从海军建造航母和核潜艇，空军发展下一代轰炸机并大量采购第五代战斗机中可见一斑。相比之下，美国陆军则没有什么新装备列装，自身感受到的边缘化危机才是驱动“多域战”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陆军提出的“多域战”，旨在明确陆军在美军未来联合作战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借此构建新的作战和装备发展体系。因此，“多域战”与海军的“分布式作战”、空军的“作战云”概念在本质上是是一样的，甚至还有抢占他人利益之嫌，极有可能在军种利益的争夺中被无情地消耗掉。

这也就是为何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此次的“多域战”兵棋推演是以美国空军为主导，并未拉美国陆军“入群”的原因所在。美国空军正试图构建一个包括指挥控制、作战管理和通信的美国空军自己主导的“多域战”系统，以充分显现美国空军在未来联合作战中的主导权，自然不会向美国陆军发出“请柬”。更何况，美军的装备研发与采购体系是以军种为基础的，而各军种又采用不同合同商的系统，本身“隔阂”就不小，更增加了系统整合的复杂性。同时，“多域战”还为国防部出了如何重新组织、培训与装备作战部队的难题，能否顺利推进仍属不确定之事。

因此，尽管“多域战”将更好地整合各军种行动并扩大责任范围，是美军未来联合作战的发展趋势，但要真想下好未来联合作战的“先手棋”，非得各军种抛弃自身发展“私念”，坐下来好好聊聊协同“下棋”一事才行。

外军动态

空间是实践的载体和外在形式。军事战略空间指的是军事战略这种特殊实践的载体和外在形式。军事实践千差万别，其空间也必然有着不同的内涵和特点。在军事实践的视野由“战术”转变为“军事战略”，再到更宏大的“大战略”的同时，相应地，军事战略空间演化进程也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军事战略空间三维化。在东西方战略发展史中，早期战略概念都是以战争实践为基础而形成。人类最早的战争以个人间搏斗的形式出现，参与搏斗的两个人所构成的战略空间是“一维”的线条空间。随着参与搏斗人数的增加，战争开始演变为多人战斗的形式，战略空间拓展到“二维”平面。随着飞艇、飞机等应用于战争实践，战略空间延展到“三维”的天空。战略空间由“一维”变为“二维”，进而拓展到“三维”，这一维度增加进程即为战略空间三维化。战略空间三维化也必然导致空间控制权的三维化。在“二维”战略空间时代，出现了以陆权、海权为核心的控制权理论；在“三维”战略空间时代，出现了以制空权、制天权为主导的控制权理论。当代控制权理论已经超越了传统单一维度的战略空间，转而追求对多个维度空间的控制权。

军事战略空间虚拟化。军事战略空间虚拟化指的是军事实践从自然空间向虚拟空间整体演化的进程。1904年，日俄双方在战争中使用无线电进行联络、侦听和干扰，这是人类军事实践第一次进入电磁虚拟空间。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和南联盟在网络空间展开攻防战，标志着军事实践向虚拟空间更进一步。军事实践不再单纯依托山河湖泊等自然空间，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虚拟化进程愈加明显。

电磁和互联网技术的军事应用，使得在虚拟空间出现了电磁战、网络战、信息战等战争新形态。从世界最近几次局部战争的实践不难看出，自然空间在军事实践中起到基础性作用，而虚拟空间的先导性则越来越强。因此，当代军事战略理论更加重视虚拟空间的研究，以及其与自然空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实践层面上，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都加紧在虚拟空间部署战略力量。如美国早在2002年就组建了世界上第一支网络黑客部队——网络空间联合职能司令部。而俄罗斯从2006年开设网络空间战培训，用以培养网络战人才。

军事战略空间精准化。“精”指的是制导炸弹、导航卫星和高性能计算机等科技的应用，使得空间精度成为军事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各军事强国围绕战略空间精度创新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谁掌握了更高的空间精度，谁就掌握了空间制高点。“深”指的是伴随着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进步，人类军事实践在不断向着陆、海、空更深处扩展。为了保证防御战略的有效性，世界各有核国家的核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依托了地下和深海空间。陆地和海洋更深处空间对于这些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必争之地。在天空的浩瀚深处，各航天大国也早已超越了美苏冷战时期“高边疆战略”所指的地球近地轨道，开启了对宇宙深空探索的步伐。军事战略空间“深”的进程不仅表现在以上方面，还表现在和平时期的战略储备上。世界科技强国纷纷将战略资源开发引入更深空间，如地下2000米级矿产资源开发、3000米级矿产资源勘探和万米级油气勘探等。

军事战略空间压缩化。一方面，传统战争是“接触式”作战，作战双方要兵戎相见，战争才能分出胜负。一场大规模战争往往要耗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而现代战争往往是超视距的，直到战争结束，双方可能还“素未谋面”。导弹、战机等超视距武器使参战各方摆脱了空间束缚，攻击力

军事战略空间演化进程

□ 李明

量短时间内便能抵达目标，作战空间被大大“压缩”。另一方面，现代高新技术武器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传统常规武器。更高的杀伤力意味着战争效率的提高，战略轰炸机几分钟便能摧毁一个港口或舰队，一个核爆瞬间就能毁灭一个城市。正是因为战争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战略空间被“压缩”了。总之，战略空间压缩化指的是不是物理上的绝对压缩，而是在同样的物理空间内，现代军事实践能够释放更大能量，所构成的“压缩”是相对的。

军事战略空间融合化。军事战略空间融合化指的是战略空间不再仅限于军事或战时范畴，而是融合了一个国家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和所有时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战争和冲突只发生在世界局部地区。这就要求战略主体转变对战略空间的价值判断，重新认识空间，把战略空间的安全目标和发展目标有机融合。冷战结束后，从太空军备到地下防空设施，许多军事空间开始向军民融合空间的方向转变，形成一股潮流。历史上，十分重视军事控制权的边境线、公海、两极、太空等战略空间，现在，越来越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的融合。可以预见，在未来，军事战略空间的融合化进程将由安全战略和发展战略共同主导。

总之，军事战略空间正呈现出从宇宙深空到万米深海、从山河湖泊到电磁网络、从地毯式轰炸到精确打击、从战争漫漫无绝期到一小时打遍全球等进程。这些进程体现了大空间观，而大空间观正是军事战略的必然要求。军事战略要求基于军事战略空间演化进程，改变对传统空间的思维定势。中国当下军事战略实践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自然地，军事战略空间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在制定军事战略时，必须坚持大空间观，统筹把握军事战略空间三维化、虚拟化、精准化、压缩化和融合化进程。